

季候物语 周华诚
和草木在一起

和草木在一起待久了，语言会变得多余。面对草木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演讲和夸夸其谈。春天到来，牛牵引着犁铧走向遍布阿拉伯婆婆纳和节节草的野地，那里正盛开着一个喧闹的春天。在犁尖插进微热的土地，把新鲜的泥巴翻转过来之前，二者不需要什么山盟海誓，或蜜语甜言。它们一见钟情，水到渠成。穿蓑衣戴斗笠的农人来到田间，微雨细风之中，他扶锄而立，他将要开始播种，他要把丝瓜种子、黄瓜种子、南瓜种子和毛豆、玉米都播撒进清明的土地。此时此刻，他就那么站了一会儿，在手掌上吐了一口唾沫，两掌搓一搓，然后用力挥动尖嘴锄，就把种子们一点点进了泥巴之间。微细的雨滴继续铺陈下来，润湿大地。很快，嫩黄色的细芽将穿透种壳，在土地上彰显力量，如果你蹲下身来，与嫩芽们对视，你用目光抚摸它的茎叶，看清它茎秆上细细的白色的绒毛，这就够了，这样的目光的抚摸，将会让它们更加茁壮地成长。

和草木在一起待久了，一个人的语速将会变得缓慢。一生操持农事之人，语言能力退化，渐渐拙于人事。你怎么对待庄稼，庄稼一定会怎么回报给你。你投之以汗水，它报之以硕果。农人与庄稼之间不会发生争执，他们只肯握手言欢，不会面红耳赤。

我的外公一辈子在山里劳作，在山上田间与飞禽走兽、木石流泉为伍，夏天种得几畦辣椒，拣出最大最红的辣椒装了一担，走十几里路挑到城里去卖。城里人在辣椒面前挑拣，说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外公嗫嚅半天，说不出话，最后一挑扁担不卖了，又挑了那样一担辣椒走十几里路回家。外公不知道的是，在城里接受挑拣，那不只是辣椒的命运，即便是黄瓜、苹果、香蕉，还有人，也照样逃脱不了被挑拣的过程，最后剩下一堆废瓜，因那只是城市的一种行事习惯而已，如同行路，两条腿要让路于两个轮，两个轮要让路于四个轮一样。

和草木在一起待久了，会慢慢变成一个行动缓慢之人。在大地上，草木都依照四时节气过日子。春日里开花，夏天舒枝长叶，到了秋天结出累累果实，冬天开始落叶，脱去一身繁华。父亲在田间种水稻，他告诉我，水稻的生长过程也是严格遵循四时节气。往年粮食不够吃，人多种两季；现在农人背井离乡，进城打工，田地大多荒芜，依然在种的也只是种一季了。我回到家乡，与父亲一起下田。谷雨之后，立夏之前，父亲将要浸种，三日后的谷子爆芽，五日后谷种播到秧田，三十日后秧苗青青，可以移栽，至多不超过四十日；插秧之后，五至七日，秧苗可以返青，之后将欣欣生长。之后，水稻们拔节，开花，灌浆，结实，直至立秋，谷子成熟，向着大地弯下腰身，等待一场盛大的收割。

中国人的智慧里，有光阴与节气。节气这件事存在的意义，正是让人不要走得太快，走得太急。很多事你急也急不来。

古往今来的人，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？他们是跟草木在一起过日子。立春的时候赶牛下地，打它两鞭子，吃两个春团；到了惊蛰，听到几声响雷，去林竹园掘几株笋，用咸肉煮起来吃；清明的时候，思念一下远去的亲人，看梨花在屋角绽放；小满的时候谷物在田地里抽穗拔节，到了芒种，那就挥汗如雨，把大半年的辛劳都扛在肩上。

节气就是规矩，草木与人，都要遵循这些规矩。父亲守着四时，一年里种一季两季稻，一辈子不过收获几十次、百余次稻谷。已无法再多。光阴不会给你更多的可能。可是你看吧，现在的人什么都要超前，幼儿园的娃娃要教识字，小学一年级要去

学奥数，小小的孩子一脸大人的疲劳。这有什么意思呢？草木不是这样的。跟草木在一起久了，你就慢慢变得不那么着急了，你知道急是没有用的，你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候开花，然后在什么时候结出果实。没有经受烈日曝晒的瓜果不甜，而也只有经过霜降的青菜才会更加甘糯。如果要享受自然的果实，你唯一需要的就是耐心，然后陪着它们在光阴里缓慢成熟。周

闲话文人 明斋
徐悲鸿与孙多慈

徐悲鸿与孙多慈

客有谈男女之事者，谓曹孟德《短歌行》中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；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”数句，其意在于渴求贤才，此说亦可通；若申述求偶示爱之意，则情趣更为佳妙。闻之，颇为惊异；反复品味，似也富有韵致。

夫男女情感之事者，真微妙乎哉。不仅社会学家难以穷究，即心理学家亦甚感头疼，遑论其它。譬如说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与其爱徒孙多慈女士，岂三言两语所能道尽耶？凡男女之间，萌生爱意，多由一见倾心，尤其于对方之才情、气质、风姿、识见、人品诸方面，有超越平常者，先是夺人眼球，继而闯入心扉，然后占据感情高地，直至难以舍弃，生死相依。即便好事多磨，命运多舛，甚或节外生枝，只好隐忍退让，委曲求全，付出巨额代价，做出最大牺牲，然刻骨铭心之爱，最终难以割舍，埋葬心底，愈久愈深，则醇厚浓烈之程度愈香愈美。

1935年，徐悲鸿为帮助孙多慈在中华书局出版一本素描画集，多次致信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先生，求其玉成雅事。其4月11日的信中写道：“慈返，已为弟道及见兄情形。承兄为作序，深致感谢。慈所写各幅，已经弟选过，狮最难写，两幅乞皆刊入。孩子心理，欲早观厥成……特请弟转恳足下早日付印，愈速愈好，想吾兄好大做到底，既徇慈情，亦看弟面，三日出书，五日发行，尊意如何？”（斯舜威《百年画坛钩沉》）为挚爱能够早日出版画册，恳请好友出手相助，似可理解，然要求其“三日出书，五日发行”，似也未免太性急了些。不过，从中正可看出徐悲鸿先生为心爱之人而痴迷，而绝倒，而两肋插刀，而心旌摇荡之情状。

命运往往弄人。两股道上跑的车，终究难以合辙。后来，孙多慈嫁给了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，并随夫到了台湾，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主任，成就辉煌，誉满海外。1953年9月，徐悲鸿在北京病逝，噩耗传到台湾时，徐悲鸿原配蒋碧薇女士正去中山堂看画展，当她在展厅门口刚签好名字时，一抬头正好看见孙多慈站在了面前。蒋碧薇女士略事寒暄后，便把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告诉了孙多慈。孙多慈闻听，顿时脸色大变，眼泪夺眶而出，接着就晕倒了过去，当场不省人事。当她清醒过来之后，毅然决定为徐悲鸿戴孝三年，孝满之后，抑郁而终，享年六十三岁。就连蒋碧薇和廖静雯女士闻听此事后，都先后对孙多慈女士表示出了极大的钦敬之情，赞佩其是深于情者，痴于情者。

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；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”反复吟诵此千古名句，确实令人感到百味杂陈，即便一汪死水也能泛起微澜，况情感如波涛一样汹涌澎湃之有情人耶？周

琼崖风物 孙文彤
印象水满

翌日早晨要登五指山，我们决定夜宿地处五指山麓的水满乡。

我们早上从长春飞三亚，再乘车到达五指山市水满乡，一天经历了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界。长春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。一下飞机，我们立即脱掉一层层大衣皮衣，乘车直赴五指山。

傍晚的五指山，满满的原始森林将生命的翠绿一层层一叠叠堆上蔚蓝的天空，七彩的云雾一条条一朵朵缭绕出一幅醉人的五指山仙景，满眼画意诗情。导游告诉我们，五指山变幻莫测，景象千变万化，难识真面目。许多游客几次到五指山，都看不清。我们运气好，已看到了五指山一幅独特的美景。

我们请来的“导游”，其实是本地的一个苗族小伙，姓李，二十几岁，黑里透红，蛮有精神。我们叫他“李导”。听李导背诵海南历史名人明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濬的诗《题五指山》，让我们这些天天背书的学生甚以为奇。李导说：“丘濬是海南人，没有来过五指山。他生活的时候五指山还没有公路，当然来不了。他六七岁就写这首诗，靠想象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国民党一个叫陈汉光的旅长让人砍山路，抬他到我们水满，写了‘折木拂日’四个字，让人镌刻在石碑上，并下令本地人抬到山顶树立。抬这么重的石碑上山，又不给钱，老百姓又饥又渴，抬到半山腰脚都软了，便挖个穴立在小路边。明天登山就可以看到路边的这块石碑。”

从北国到南国，奔波了一天，我们确实有些疲惫，来不及去酒店，便随李导去农家乐。

水满有很多家农家乐。李导带我们去的农家乐，藏在山坳里，叫山里人家，全是黎族船形屋。我们要了一个“包厢”，也就一个茅草搭成的棚子，装饰却并不简单，山竹篱笆墙上挂着灵芝、山兰稻、牛角号、腰篓什么的，还有一两件花梨、沉香工艺品，饭桌是用石头树头组合而成，十分别致。我们刚坐好，一个漂亮的黎家姑娘便端上茶来，甜甜地说：“请喝我们黎家自己种的水满茶。不施肥，不打农药，原汁原味，不收茶水费，放心喝！”我们久闻水满茶的大名，在水满乡喝水满茶，又不需付费，当然大口喝茶。“点什么菜？今天有五指山小黄牛、灵芝鸡汤、水满鸭、高山野菜、泉水溪鱼、蜂蜜……”黎家姑娘热情地介绍，我们一听胃口大开，又点了两壶山兰糯米酒，感受五指山醉人的风情。



五指山水满乡

宿在一个叫印象水满的农家小客店。水满乡只有三四千人，散布在大山里。两个黎村一个苗村组成水满乡的核心区，打造成了一个风情小镇，被住建部和国家旅游局授予“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镇”，还被海南省评为十大最美乡镇之一。印象水满这家小客店，便在一条充满民族风情的小街上。我们打开客房的窗户，几百米远就是黎峒文化园，一间高大的船形屋，紧紧靠着五指山。这一夜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凝固成一个幸福水满的鲜活的印象，珍藏在我生命的历程里。周

流金岁月 林位民
有番客回

在文昌，凡从南洋回来的人，人们都叫做番客，而且很久以前就已经流行一句飘香的谚语：番客番客，没一千，也有八百。在此谚语流行的清末民国初，番客拥有银元一千八百不在少数，也许这谚语道出了实情。

我的家乡会文镇湖丰村，在上世纪初，就有几十间房屋是用漂洋过海而来的海柴（有石盐、油楠、最优质的是坤甸木即乌盐）为木料的，若无一千八百的银元，这是拿不下的。而这些房屋的建造者全是从南洋回来的番客，当时他们在当地采购乌盐，相继从南洋用船拖回文昌的清澜港，清澜也就成了乌盐木的集散地，番客们也就可以带钱回来在这里购买乌盐木。于是当时在会文一带掀起了用乌盐木为木料建房屋的高潮。这个高潮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，至1939年中断。

这些用乌盐木为木料建房的番客，基本上在南洋都拥有自家的橡胶园（侨乡叫做揪泥园），他们是南洋较早的开发者，一离船上岸就选择在荒无人烟的山区开垦，种植橡胶。由于当时的英国殖民者无暇顾及山里的事，拿地的手续简单易行，橡胶园也就不断扩大的。

在会文一带富有的番客，其原始积累大多是靠开垦荒山种植橡胶、经营橡胶园来完成的。后来，他们为了子女得到较好的教育，较多选择了产业转移，将橡胶园卖掉以求在城市发展，继而经营酒店、旅馆、咖啡厅、零售及其他商业。但仍有不少人在山区坚持经营，或者从转让者那里接手这些传统产业。今天你若到马来西亚的金马仑山区，见到说文昌话的老华侨，你就会追溯而确认这个史实。而我的乡亲们都知道，村里也有华侨在海南投资橡胶行业，因为在南洋对橡胶经营有方，他们获得了第一桶金，从而使他们对这产业情有独钟。

海南华侨共同的心理特征是：手中有钱，心里想家。而会文一带的华侨这种心理特征尤为突出。我终于想明白了，在上世纪初到三十年代末这将近四十年期间，会文镇的白延墟为何称为“小香港”，为何有英国渣打银行、汇丰银行和美国花旗银行的分号，为何港币及马来亚使用的货币也可以在这里流通。

1939年2月，日军入侵海南，炮火炸断了番客回家的路。番客们有家归不得。白延墟由此风光不再、萧条了、败落了。

日军炸断了番客回家的路，却激发青年华侨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。

日本侵略者在国内的种种暴行，令他们义愤填膺。他们辞别亲人，相约回国。1939年10月16日，由南洋各国首先到达国内的华侨青年254名，在广西宜山六坡村，首先成立了由黄百强为大队长的华侨学生大队，接着随后而到的青年华侨越来越多，1940年初奉命西迁，经千里行军到达贵州八寨县的独山，在那里组编了共有1065位华侨青年组成的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十七期二十六总队，即华侨生总队。并委派120名官佐（海南籍28人）。华侨生经考试入校，历经一年的学习和训练，一结业即陆续奔赴战场，汇入了波涛滚滚的抗日洪流中。

这批华侨青年，年纪大的28岁，最小的仅17岁；这批华侨青年，家乡在海南的有477人。其中我家有一人，即家父林廷械，他在马来亚槟城和怡保分别告辞二位胞兄后毅然上路，他是最早到达广西宜山的254名华侨学生之一。这些年轻的华侨们，热血沸腾，共赴国难，成了回国不回家的番客。

后来，因为一些历史原因，在南洋的青年华侨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在海南的家。如今，近一个世纪过去了，当年意气风发的番客们，已相继辞世。他们无愧于自己的祖国和家乡，堂堂正正地走完了这一生的路。

乡亲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。周